

走过青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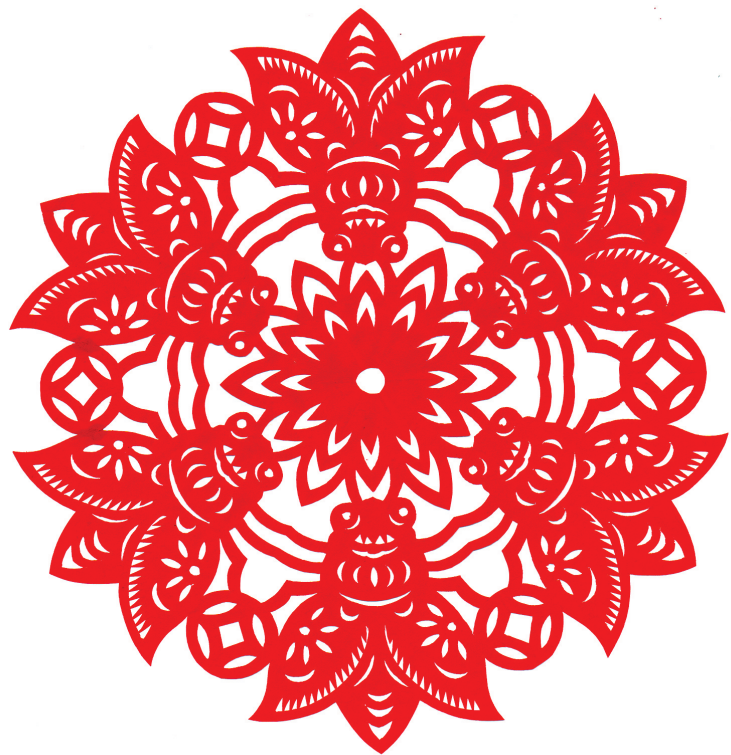
● 老鼠吃葡萄



● 艾虎



● 生肖鼠



● 蝉联不断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

麦收

新眸

皎洁的月亮高高地悬挂在天边，星星眨着眼睛。镶嵌在山坡上的窑洞伴随着鸡鸣，星星点点地亮了起来。狗狗也在不停地叫着。

“开工喽！开工喽！”随着队长的呐喊声，知青们拿着镰刀和绳子，借着月光，晃悠悠地往山上爬。羊肠小道被月光照得亮亮的。

老乡们会爬山，他们弓着背弯着腰，晃悠悠身子调整着呼吸，不紧不慢地一步一步很轻松地往上爬。知青们则气喘吁吁，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，嗓子眼儿干得直冒烟儿。

“青线线那个蓝线线，蓝格英英的彩。生下一个兰花花，实实在地爱死个人……”远处，传来信天游的歌声。那古朴原生态的歌声在沟掌里撞击回荡，环绕在沟沟壑壑之间。那悦耳动听的歌声穿透人们的心灵，令人陶醉。

这是我们队的老乡在动情地唱着陕北民歌《兰花花》，歌声带来了轻松和愉悦，使我们不知不觉就到了麦地。

光秃秃的脑畔上长着稀稀疏疏的麦子，大家有序地把麦子割下来打成捆。男知青背三大捆，女知青背两捆不等。俗话说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，何况背着几捆麦子，负重下山更

难。为了三捆麦子往返三个多小时。到了麦场上，腿肚子抽筋酸痛，肩膀磨出了血泡，火辣辣的疼。此时，我才理解了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的真正含义。

陕北的夏天非常炎热，晒得树上的蝉儿急速地叫着。麦场上，牛儿驴儿拖着石碾碾压着麦子，人们拿着连枷打着摊开的麦子，说说笑笑不开心。

“生下一个兰花花，实实在地爱死个人……”信天游又回荡在麦场的欢乐中。

相恋

朱辽成

李保珍是北京11中68届毕业生，于1969年元月到安塞县砖窑湾公社苗店大队插队。

苗店村是当年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农业合作社。毛泽东在《组织起来》一文中曾提到这个村。当年，有28名北京知青到苗店村插队落户。李保珍任集体户长和生产队妇女队长。大队修淤地坝，村里的小伙子和李保珍比赛用架子车运土，看谁运得多、运得快，最后都输给了她。由于她在农业生产方面表现突出，曾多次出席省、地、县召开的上山下乡表彰大会，多次被组织评为积极分子。

1973年7月，她被组织调到安塞县妇联

任副主任。1972年4月，在冯家营大队下乡的她骑自行车返回县城。途中，不慎从50米高的石崖处摔下，造成大腿骨折。手术中因失血过多而引起休克。经北京医疗队抢救，转危为安。当年，她刚满20周岁。

按当年政策，她原本可以申请调回北京工作，可她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继续留在安塞工作。

那场事故导致李保珍左、右腿髌骨半月板严重损坏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她于1996年、1998年先后两次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半月板摘除手术。可病魔并未击垮她。1996年，

李保珍架着双拐，参加了法律专业考试，取得了相关毕业证书。她就这样凭着顽强的毅力，挑起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担。

我俩从相遇、相识、相恋到相爱，相濡以沫几十年。多年来的生活中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她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工作，多次放弃回北京工作的机会。她不顾自己的伤痛，尽量不让我分心，默默地付出，成就了孩子的学业与事业。

在她身上，我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坚强、奉献和忠贞不渝，读懂了贤妻良母这个词的真正内涵。

回家的路

徐大益

去陕北插队，就要回家探亲。真没想到知青的探亲之路却是那么千辛万苦。

第一年刚到农村，知青们难免想家。麦收后，我们村就有一部分同学三五成群陆续回京探亲。

由于初到陕北，不是那么了解周边的环境，所以只能是“瞎闯”。

女生胆小，只是沿着我们当初来插队时走的正规路返回。即先由村里到永坪，然后搭乘到延安的长途汽车。由延安坐上去铜川或西安的长途汽车，再从铜川或西安乘火车回到北京。这条路线的特点是相对安全、有保证、食宿方便，缺点就是比较绕路，花费多一些。

不知道谁说，东渡黄河从山西走是个捷径，那样省钱。从地图上看，确实如此。于是我们村就有好几拨人试探着从山西回京。他们分别走着不同的路线，当然也就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险。

我们村有58名北京知青，基本来自一个学校，分在村里6个生产队。其中，3队、4队与5队的几个男生商量着准备一同回京。他们蒸了许多馒头带着，就上路了。

我们小队的马治江早就嚷嚷着要回家，可是没人响应。他跟4队的安万云熟，于是他俩相约一起走山西路线。大约过了一个多月，他们回来了，给我讲述了他们回京途中的奇遇。

离开村子后，他们步行来到了延水关。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个渡口早就关闭了。那会儿经济不发达，没有什么货物和人流，渡船生存下去不容易，只好歇了。不过天无绝人之路，他们打听到渡口那里有个泅渡送人的家。他是用远古时期那种泅渡方式把人渡过黄河的。经人指点，他们找到了这个渡工，渡工说今天天色已晚，不能渡了，等明天我送你们过去。也只好这样了，天黑渡河确实危险，晚饭住宿就都在这家解决了。据说晚饭前，主人听说来的是北京知青，特意给他们做了搅团。据马治江说，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搅团。晚饭后就住在这家。这家的主人也就象征性地收了点饭钱。陕北人就是实在。

第二天，渡工把他俩带到黄河边，给他们每个人身上绑了一个羊皮囊，就是做羊皮筏子的那种。好几个羊皮囊可以组成一个羊皮筏子。羊皮囊绑好了，又在每个人身上绑了两个大葫芦，这些都是起漂浮作用的。然后再用一根绳子拴起来，一头由渡工拉着。

下水时，渡工对他俩说：“你们也要游啊，要么我一个人可带不动你们两个人。”就这样，他们连游带扑腾总算过了黄河。上岸后，每个人给渡工付了几块钱的渡河费。

穿上衣服，告别黄河，他们又踏上了回家之路。他们一直走到天黑，为了省钱，继续夜行，累了就地打个盹，然后接着走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在月光下，看到前面有一条亮亮的东

西延伸到远处，他们以为那是铁路，兴奋地跑过去。到了跟前一看，这哪里是铁路，原来是黄河。

走了一夜又回到原地，他们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再也沒劲儿走了。怎么回事，他们百思不得其解。我说：你们是碰上“鬼打墙”了。这种现象碰上的人不太多。

有一年，县里不让知青春节回家探亲，说是在农村与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年。汽车站不给知青卖票，几个知青就决定拦车回家。我们村前就是一条公路，修建于民国时期，上至绥德下达延安。客车不让知青坐，就拦过路的卡车。几个人商量好了，说干就干，结果是别人都扒上车走了，米小平没上去。第二天，米小平找到我说，你把我送到清涧吧！我俩是同校同级又同班，在学校关系就不错。

“没问题！”我回应。

我知道延川不卖给知青车票，在延川是走不出去的。清涧县属榆林地区，第三天一早，吃完早饭，我俩就出发了。我们步行几十里路，来到一个叫邀家河的小山村。这个村子在一个深山沟里，交通很不方便，但这里面也有一个知青点，这里的知青还是我们同一个学校、同一个班的，我们没事就经常串门来往。以前就听他们说过，他们经常去清涧赶集，因为这里距清涧比较近。

到了邀家河，老同学见到我们很热情，安排我们休息。问明我们的来意之后，就说：“没问题，刚好明天是清涧的集，村里有几个老乡也要去，咱们和他们搭个伴儿一起走。”我俩当晚住在知青窑洞，第二天天不亮就被叫醒，女同学已经把饭做好了。吃完早饭，叶惠英说今天我陪你们去，马上走！

上路了，天还没亮。路远，要翻过两座山和几道沟。老乡在前面带路，我们跟在后面，七八个人鱼贯行走在陕北崎岖不平的山路上。

天逐渐亮了。翻过一座山头，来到一条川道，路上的人流越来越多了。在一个路口，老乡停下脚步说：“你们顺着这条路一直走，就能到达汽车站，我们往那边去了。下午咱们还在这里汇合，一同回去。”叶惠英要给知青灶采买东西，就跟老乡们一起去集市了。我同米小平一道来到汽车站。今天的车还没来，要午后才到。看着米小平手里的车票，我心里踏实了。车来了，我目送米小平登车远去。

回程时已是傍晚，老乡选择了另一条路。来到山顶，皎洁的月光照在道路上。休息时，老乡说今天往返总共有90里路，如果加上从邀家河到我们村的30里，这两天总共共走了120里路，且大部分都是山路。

转眼就要到年底了，村里的同学都走得差不多了，我也该走了，我是我们2队中最后一个离开的。我带了一点土特产，锁上窑门，朝着贾家坪方向走去。

贾家坪是公社所在地，长途汽车在这里

有一站。我单枪匹马一个人拦不住车，只能老老实实在这等车。

我来到贾家坪，碰到我们村几个在这里给供销社弹棉花的村民。他们告诉我今天的车已经没有了，你就在我们这儿住一晚，明天早上搭下一班车吧。也只能这样了。

吃完晚饭，他们在院子里聊天，我先睡了。

“快起来，有车去延川，我们跟司机说好了。”睡梦中，我被他们叫醒。原来是县发电厂的运煤车辆，拉了一车煤，路过这里歇脚，我迷迷糊糊爬上了车。车很快就到了延川县城，我在县城的旅店住了一晚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来到县汽车站门口。车站还不到开门的时间，但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了。只见售票窗口旁张贴着一张告示，大意就是不给北京知青售票，这是预料之中的事。前面也有几个北京知青在排队。他们见到我，其中的一个问：“你是延川的？”我说是的。他又说：“你们延川不卖给你们票咋办？”我说：“一会儿我找个老乡帮我买一下。”他说：“可以，这也是个办法，干脆我们帮你买吧。”我把票钱给了他。

不一会儿，开窗售票了。当轮到那几个知青买票的时候，可能售票员不给他们卖票，于是双方就吵了起来。这几个知青对售票员说：“我们是延长的，你们延川管不着我们。”最后他们拿出介绍信，才算买到了票。

我们乘着车到绥德后还要倒车。可是当天我们要乘坐的那班车已经走了，明天的票也卖完了。我们只好住下，等着买后天的票。这是一个大车店，是过往司机歇脚的地方，很是喧闹，院子里停满了各地的汽车。

此时，有一个路人叫卖明天的汽车票，说是有事临时决定不走了。我要过票来一看，正是我想要的。在确认了发车时间之后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张票。那几个延长知青很是为我高兴。回到旅店后，我早早就睡了，因为明天一大早要步行去宋家川。

第二天，我坐车来到吴堡。吴堡是黄河沿岸陕西这边的一个县，濒临黄河。我下了车来到黄河边，只见滔滔黄河自北向南流去，山陕峡谷夹着黄河。在河上，一座大桥正在修建，桥墩、桥梁都已建得差不多了，但未通车。大桥的下游不远处架设了一座浮桥，浮桥是由解放军架设，还有军人把守。我走上浮桥，来到对岸，就到了山西的宋家川。在这里买好下午的车票，吃了午饭，等待发车。

汽车再次爬上高高的山，我回头望着黄河两岸的黄土高原，脑中产生无限遐想。下山了，于天黑之前来到一个叫柳林的小镇子，司机说自己找地儿住吧，明天一早再走。连吃带住，一宿没话。

我每次回京探亲，走山西单程也需四天，这还是顺的。